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

[美国] 纳撒尼尔·霍桑 / 著 李映程 / 译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著

李映程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美国)纳撒尼尔·霍桑著;李映瑄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9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54-3810-2

I.七…

II.①纳…②李…

III.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0274 号

策 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毛 娟 陈 琳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甘 璐

封面绘画:杜 娟

插图绘画:阮 建等

排版制作:沈 霞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1 插图:6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9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 — 1864), 19 世纪美国文学经典作家, 实践并发展了罗曼司体裁, 擅长象征主义手法和心理分析, 其艺术之花得益于新英格兰历史和清教主义的滋养, 一直被视为美国本土文学的代表, 亨利·詹姆斯甚至以“地方性”(provincialism) 来形容他的创作。然而, 他的作品既是本土的, 也是国际性的, 融合了欧洲多元文化传统, 他的目光既是回溯性的, 也根植于坚实的现在, 他致力于建构一个联结“现实与幻境”、“真实与想象”的晦暗不明的“中间地带”, 以一种曲折隐秘的方式传达他对美国历史、当代社会、政治、宗教、艺术和道德等诸多问题的见解。他的作品, 因其深邃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技巧, 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 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文学的典范。

传记作家力图为我们勾勒一个轮廓清晰的作家图像, 然而, 和他充满含混和多义的作品一样, 在历史的烟尘背后, 他本人也有面目模糊之感, 集众多的矛盾与对立于一身, 令人难以把握。

早期传记作家乐于把他描写为一个内向羞涩、离群索居的人，专注于审视新英格兰清教历史和人性中隐秘的罪恶，后期传记研究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和普通人一样爱抽雪茄、爱饮酒，和朋友一起相聚甚欢的作家形象。拨去笼罩在他身上的重重迷雾，我们发现，霍桑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对改革心怀疑虑，却把变革的勇气、激进的观点赋予他笔下最出彩的人物，如《红字》里的海斯特·白兰，《七个尖角阁的老宅》中的霍尔格雷夫、《福谷传奇》里的泽诺比娅和霍林渥斯等；他在道德上是审慎的，以加尔文教义中人性本恶和原罪等观念解释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坚信罪恶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相信罪恶的教育意义，热衷于探索人内心的负罪感，然而，他又敢于质疑形形色色的道德定则，不为道德教条所羁绊；他固守个人空间，捍卫个人生活，却以公职谋生，置身于公众生活中，曾出任波士顿海关官员和驻利物浦总领事；他是时代的质疑者，与19世纪上半叶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对超验主义者宣扬的进步信念和人性可完善论不置可否，然而，他又是一波波涌现的社会改革运动和乌托邦实验社团的热心的观察者和思考者，甚至不惜倾其所有入股当时有名的乌托邦合作社团布鲁克农庄。的确，他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式的人物，跟他的经典象征红A字一般，他的人生也是多义的，难以界定的。

1804年7月4日，霍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的一个清教徒世家，祖上威廉·霍桑曾任马萨诸塞殖民议会的首任议长，参加过对贵格会清教异端分子的迫害，其子约翰·霍桑参与了1692年臭名昭著的塞勒姆镇“审巫案”宗教迫害事件，是其中的三大审讯法官之一，作家既迷恋于家族的荣耀，也为其不光彩的行径深感不安，据说他后来在姓氏里加上“W”这个字母，将之改成Hawthorne，就是为了与臭名昭著的祖辈们区别开来。无论如何，家族背景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小说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岁时，当船长的父亲患黄热病死于船上，之后他随母亲和姐妹寄居在舅舅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的家里，

母亲变得非常孤僻，几乎从不走出自己的房间，对其童年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九岁时霍桑脚受重伤，瘸了将近三年，少有外出活动，沉湎于阅读，这一事件大概也给后世传记作家留下了他个性羞涩和爱独处的印象。12岁时，霍桑随母亲迁居到缅因州一位舅舅家中，1821年，进入博多因学院学习，结识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后来当选为总统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以及挚友霍雷肖·布里奇（Horatio Bridge）。1825年霍桑毕业回到塞勒姆时，已经写出一些故事和小说文字，随后匿名自费出版小说《范肖》（Fanshawe, 1828），但对处女作极为不满。1825至1837年为传记作家所说的“幽室”隐居期，但近年研究资料表明，这一期间，他也与出版界积极交往，试图发表完成的作品，并非一味埋头苦读和写作。1837年，出版《故事新编》（Twice-Told Tales），其中收录了《牧师的黑面纱》、《欢乐山的五月柱》和《拉帕西尼医生的女儿》等名篇。1839年，作家在波士顿海关任职，1841年4月至11月，加入超验主义者创办的乌托邦试验社团布鲁克农场，这一经历为他的小说《福谷传奇》直接提供了创作素材。1842年，与索菲亚·皮博迪结婚，迁入康科德的一座古屋（Old Manse）居住，与爱默生、梭罗、玛格丽特·富勒等超验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为邻，此时正值康科德超验主义运动的高潮。在此其间，他进一步拓宽题材，完善艺术风格，在转向关注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同时，也延续了他对人性、道德、罪恶、信仰、艺术等命题形而上的思考。1846年，出版短篇作品集《古屋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收录有21个短篇，其中包括前言《古屋杂忆》、《小伙子布朗》和《罗杰·马尔文的葬礼》等早期优秀篇章。

作为一名出色的短篇小说作家，霍桑和爱伦·坡一起完善了这一文学体裁，1830至1840年间，将短篇小说发展为一种具有包涵巨大、足以涵盖心理因素、悲剧性以及象征层面的艺术形式。30年代初，作家专注于从新英格兰历史中寻求创作素材和灵感，在一系列以新英格兰为背景的短篇故事里，作家往往将历

史情境与关于罪恶的哥特式冥想糅合在一起,注重探讨人物隐秘的心理活动和事件的道德不确定性,由此,美国的清教历史被转化为心理图景,人物的道德困境、心灵痛苦与历史情境相互交融。例如,在《小伙子布朗》中,主人公告别妻子和他所熟悉的清教社区塞勒姆村,踏上神秘的森林之旅,遭遇魔鬼、女巫和巫师夜会等混乱场景,由此丧失天真,失去坚实的信仰,成长的心理寓言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道德意味;《我的亲戚,莫利纽克斯上校》表现的是天真少年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成长之旅,主人公在波士顿迷宫般的街道上,遭遇一场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暴动,梦幻感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将历史情境推向象征领域,主人公深陷道德与心理的迷宫;《牧师的黑面纱》则糅合哥特元素,讲述了一位牧师的古怪行径:出于不可知的原因,牧师戴上了黑面纱,并从此拒绝取下,黑面纱构成故事的中心象征,围绕它,人们众说纷纭,比如,有的说它昭示了隐秘的罪恶。这篇故事很好地体现了霍桑的艺术特色,蕴含丰富的开放式象征,将多层寓意和可能性完美地凝聚在一起。作家40年代的一些短篇作品往往带有启示录的寓言色彩,侧重于探讨科学狂人和改革主义者的狂热之举及其道德寓意,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这类人物往往冒犯他人心灵,酿成道德悲剧,由此也传达了作家对19世纪乐观主义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进步信念的忧思。例如,《拉伯齐尼的女儿》中的医生在对科学知识肆无忌惮的追寻中毁灭女儿的幸福,将之变成了致命的花朵;《通天铁路》模仿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寓言的形式讽刺了超验主义的不切实际,说它是无定形的巨灵,吃的是烟雾等虚无缥缈之物;《地球上的大燔祭》中写改良者们如何焚毁一切旧时代的产物,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书籍,然而,作家指出,如果人心不被净化,一切改革的努力和前进的措施必将付之东流。

1846年,霍桑在塞勒姆海关任职,1849由于政局变化失去海关的工作,此后专注于创作,次年代表作《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问世,包括相当篇幅的前言“海关”,小说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作家称之为一个“充满地狱之火的故事”。小说以 17 世纪神权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以主人公犯下的通奸罪为线索，考察这一事件对当事人带来的后果，并由此展开了针对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包括个人与社区、自由与责任、激情与清教主义的束缚、罪与悔悟、犯罪与惩罚等诸多对立。继《红字》之后，《七个尖角阁的老宅》（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和《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 1852）相继问世，此外还出版两部新的《故事新编》和一些儿童读物，这段时期被认为是作家创作的高潮期。《福谷传奇》直接取材于作家本人 1841 年 4 月至 11 月在布鲁克农庄生活的经历，集中体现了他对 19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如火如荼的乌托邦实验热潮的思考，作家的保守主义在该作品中也表露无遗。尽管在艺术上有一定的缺陷，评论界对它也褒贬不一，但小说触及了当时思想领域很多重大议题，如女权主义、超验主义、改革运动、催眠术和通灵术等等。此间，霍桑结识赫尔曼·麦尔维尔，两人短暂而炙烈的友谊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麦尔维尔在《纳撒尼尔·霍桑与他的青苔》一文中对其创作做出高度评价，而他本人也从霍桑那里获得灵感，重新构思《莫比·迪克》，使之成为美国文学经典。1852 年，霍桑为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总统职位撰写了一本传记，后者当选总统后，于 1853 年任命作家为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霍桑一家侨居欧洲达七年之久，至 1860 年才回到美国。同年，出版《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 1860），小说以意大利为背景，通过四个主要人物的纠葛探讨了“幸运的堕落”这一经典命题，特定的文化语境、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传统等意蕴繁复地勾联，使主题得以在多层面上展开，作品中关于意大利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的描写对普通读者而言也独具魅力。1860 年霍桑回国后定居康科德，坚持写作，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864 年富兰克林·皮尔斯约他一起去新罕布什尔的白山疗养，途中病情加重，5 月 19 日在普利茅斯去世，留下两部未能完成的书稿。

霍桑将自己的小说称为“罗曼司”，在《红字》和《七个尖

角阁的老宅》的序言中，对这一文学形式作了扼要的介绍。他认为，和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罗曼司的写作者在处理作品的形式和素材方面可以享有一定的自由，而不必拘泥于客观的真实，他可以坐在朦胧的月光下或昏暗的炉火旁，让想象给现实蒙上一层朦胧的光辉，由此，构建一个介于“现实与幻境”之间的中间地带。霍桑对罗曼司体的强调折射出早期美国作家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和欧文、库珀等人一样，他也深感于题材的匮乏，认为在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度里，一切都处于光天化日之下，缺乏历史的深度、传统的光辉，也没有神秘感。针对这一困境，以霍桑为代表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借鉴和改写欧洲的古典传奇、田园牧歌以及哥特传统等文学样式，同时，融合清教主义、印第安、边疆题材等本土元素，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搭建桥梁。和欧洲浪漫传奇不同的是，霍桑尽管在作品中广泛地运用超自然和哥特式等非现实主义元素，常常以回溯性的目光回望幽暗的历史，然而，他的罗曼司并非要将读者带入阿卡迪亚或者想象的国度，而是意欲在更广阔的艺术空间里探讨美国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发掘题材的象征意义，尤其是道德和心理含义。他的罗曼司往往专注于罪恶或过错给不同人物造成的心理和道德后果，通过人物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探索人性深处隐藏的罪恶倾向以及爱与同情的能力。霍桑又以象征主义手法著称，其核心象征往往是开放式的、多义的、变动的，由此赋予作品多重意蕴和多层阐释的空间，这点也构成了其作品独特的含糊性。最典型的例子如《红字》中的红A字，它既昭示着通奸罪（Adultery），也意味着“能干”（Able）、“天使”（Angel），对应着女主人公精神和道德成长的历程。再者，霍桑也开创了美国心理分析小说，这一传统为后世的亨利·詹姆斯所完善，他擅长以深邃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把握住人物的心理特征，将抽象无形、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将常人感受不到、或难以感受的细微之处，写得纤毫毕现，栩栩如生。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借用家族诅咒这一古老的哥特传统，

描写了品钦家族因祖上谋财害命而使后代遭到报应的故事。作家在序言里声称，本书的道德意义是“一代人的罪恶要殃及子孙”，所以，有评论者认为，该小说最贴近霍桑本人的家族历史，是作家对家族之罪所做的一种忏悔。虽然主体故事集中在眼前的一个多月之中，但作家以倒叙和插叙的手法跨越了品钦家族150多年的历史。老品钦上校是罪恶的始作俑者，为霸占莫尔家的土地，他诬陷莫尔从事巫术活动，并凭借权势把莫尔送上了绞刑架，在刑台上，莫尔指着品钦上校愤怒地痛骂，并诅咒道：“上帝将会让你饮血！”。莫尔死后，品钦上校在这块土地上盖了一座气派宏大的七个尖角阁的老宅，指望让子孙后代永享荣华。然而，老宅落成之日，上校却暴毙于书房。莫尔死前的诅咒似乎应验了，品钦家厄运不断，家族一代代衰败下去。至故事发生的时期，老宅里居住的是赫普兹芭·品钦小姐和她刚刚从狱中归来的弟弟克利福德。老宅似乎是一座时间和空间的冰冻库，把他们跟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姐弟俩只能透过半掩的窗户一窥外面的世界，两个世界的对比无疑透露出时代的变化，工业文明对农耕秩序构成强烈冲击，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瓦解了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迫于生计，赫普兹芭小姐不得不放下自己贵族式的矜持，在老宅的街面位置开了个“微利商店”。远房亲戚菲比的到来给老宅和老宅里的姐弟俩带来了阳光和生机。杰弗里·品钦法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他继承了老品钦上校罪恶本性，贪婪、自私、冷酷无情，他使叔父死于非命，又陷害克利福德入狱三十年，几乎毁了他一生。克利福德出狱后，法官又来到七个尖角阁的老宅，企图从克利福德那儿获取一些藏宝的秘密，他的猝死使他成为莫尔咒语的最后一个人牺牲者。菲比的爱心也感染了七角阁老宅的房客——霍尔格雷夫。他是给这个老宅施加诅咒的莫尔家族的后代，是一个银版照相师、催眠师、激进主义者、也是一位作家，他一直冷眼旁观七角阁老宅的一切，尽管同情两个可怜的旧贵族，但由于家族的仇恨，对他们保持淡漠。然而，菲比感染了他，让他萌发了爱的种子。在

小说的结尾，两个家族男女青年的结合化解了家族宿怨，大家离开见证过沧桑历史、充满痛苦回忆的七个尖角阁的老宅，搬到乡间别墅，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家将几个主要人物刻画得鲜明生动，人物的某些特质被放大，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菲比。正如她的名字那样，“菲比”原本的含义为太阳，是大自然的使者。霍桑运用了一系列与太阳或自然有关的词语来描述她，如：阳光、火光、光明和鲜花等，甚至赋予菲比让万物回复生气的象征性力量。她年轻、健康、美丽、朝气蓬勃，是欢乐与生命的源泉，是蕴含爱与同情的自然本身，爱与同情在她身上自然流溢，她靠直觉与本性应付生活的挑战，抚慰所有需要安慰的人，而她本身是不自知的。母亲改嫁后，她来投奔姑妈，主动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从经营小店铺到整理后院的花草、喂养小鸡，样样做得井然有序。当她来到七个尖角阁的老宅时，原来饱经风霜，奄奄一息的老房子立刻有了光明和生气；在她的照料下，克利福德受伤的心灵在慢慢康复，赫普兹芭隐藏在心底的郁闷在慢慢消失，甚至连以前家里从不下蛋的老母鸡也开始下蛋了。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是小说中的典型象征物，象征着品钦家族的贪婪和世袭的罪恶。七角阁老宅在建成之初富丽堂皇，是社会地位和家族兴旺的标志，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房主的更换，宅子渐渐破败，窗框和房顶上长满了厚厚的青苔，老宅和它的历史已成为一种难以逃避的心理力量。小说对七角阁老宅的描绘，处处充满着象征意义。老宅里与街道的对比是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老宅里表示过去、死亡、束缚和与世隔绝；街道上则象征着现在、生命、自由和现实。七角阁老宅处在形形色色的阴影之中，这些阴影象征着各种罪恶。从那张模糊不清、沾满灰尘的地图可以看到品钦法官的贪婪，从那张褪色了的画像中可以看到上校的冷酷和邪恶，从那架黑色的、样子像具棺材的大键琴上可以看到家族的傲慢。

小说中大量精彩的心理描写和幽默风趣的语言也为小说增添

了不少的魅力。霍桑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颇具传神之笔，在第二章，作家一直让读者徘徊逗留在故事的门槛，在细致入微地对主人公赫普兹芭进行了一番描述后，才开始一步步地讲述故事情节，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她的一举一动之间都穿插着大量的心理描写，她叹一口气，看一眼画像，照一下镜子，皱一下眉头，简单的几个动作，霍桑却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言，读者的心随着赫普兹芭那颗柔弱、敏感的心轻轻地震颤。霍桑在刻画人物心理的同时，非常注意气氛环境的烘托，他驰骋于自己的想象空间，描写自然和超自然的景象，以渲染神秘的气氛，让内在心理和外在景物交相呼应，使幽微的心理活动在周围的环境中找到依托和体现。第十八章可以说是小说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章，品钦法官猝死在七角阁老宅里的橡木椅子上，霍桑一直在揣测品钦法官可能有的心理活动却迟迟不肯宣告他的死亡，营造出了一种阴森可怖、充满悬念的哥特式氛围。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将罪恶的阴郁、温厚的讽刺与幽默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正因为如此，霍桑把它视作自己最好的作品，的确，它也足以体现作家典型的艺术特色，体现霍桑之所以成为大家的那些艺术风貌，他的深邃、繁复、睿智与丰富。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

尚晓燕

2008年7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目录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	1
小伙子布朗	263
欢乐山的五月柱	279
牧师的黑面纱	293
我的亲戚，莫利纽克斯上校	311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七个尖角阁的老宅

序 言

如果一位作家将其作品称做罗曼司，那么很显然，他是希望能在处理作品的形式和素材方面享有一定的自由，但如果他自称写的是小说，就无权享有这种自由了。人们认为小说是一种旨在忠实于细节描写的创作形式，不仅写可能有的经历，也写人生体验中平常的、普通的经历。罗曼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须严格遵守创作法则，如果背离了人性的真实，也同样是不可原谅的罪过。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罗曼司的作者却有选择和创造具体情景以展现这一真实的自由。只要作者认为合适，他可以通过调节氛围，增强画面光线，或者使之柔和，也可以加深或渲染画面的阴影。恰到好处地运用这里所提到的特权，特别是把非凡的事物作为一种清淡、微妙、飘忽的风味来加以融合，而不是当成实实在在的菜肴的一部分提供给读者，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不过，即使作者处理得不够谨慎，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犯了文学创作罪。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打算——但成功与否，所幸不是由作者自己来评定——下笔务必审慎，以免遭受读者的责难。这个故事之所以符合罗曼司的定义，就在于它试图把过去的时代和正从我们身边飞逝而过的现在连接起来。这是一个传说，从业已黯淡的往昔一直延续到明亮的今日，笼罩着一层富有罗曼司色彩的迷雾。读者可以依据各自的好恶，对这层朦胧的迷雾不予理会，也可以让它悄然弥漫于人物和事件之

中，以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这个故事由于素材质地粗糙，可能也需要这一效果，这样一来，也增加了创作的难度。

许多作家非常强调某种明确的道德意义，他们声称就是根据道德教育的目的来进行写作的。为了避免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笔者也赋予此书一条道德教义——一条真理，即上代人作恶会殃及其后代，恶果会将所有暂时得到的利益化为乌有，发展成彻头彻尾、难以控制的祸害。如果这个罗曼司故事最终可以使人们——或者真的能让某个人——相信：把大笔不义之财和巧取豪夺的房产统统堆积在不幸的子孙后代身上是愚不可及的，因为这只会将他们压垮压毁，直到聚敛起来的财富最终耗尽散空。能做到这点，笔者就相当满意了。不过，由衷地说，笔者并不敢有此奢望。如果罗曼司故事确有教育意义或真的产生了某种效应，那么达成这一效果的过程是非常微妙的，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笔者认为不必严厉地在故事里贯穿一条道德说教的铁棍，或者说，不必用大头针把蝴蝶钉住——那样会立刻结束蝴蝶的生命，使它僵死，呈现出一种不雅观、不自然的姿态。的确，清晰、精心而巧妙地展现出高度真理，步步昭明，直到故事最后圆满呈现，会给作品增添一种艺术光辉，然而，真理，在末页，与在首页时相比绝不会更正确，甚至也未必更昭明。

读者或许可以为这个故事虚构的情节设定一个实际的地点。如果故事的地点上存在历史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很薄弱，但对作者的创作计划很关键——作者完全乐意避免做这类历史的关联。撇开其他问题不谈，将作者虚构的家族人物肖像与当前的现实密切相接，会让这个罗曼司故事招致严厉而极端危险的批评。作者的本意不是描写地方的风土人情，也不是对某个他敬重有加的社会团体妄加评论。铺就一条并不侵犯任何人私有权的街道，占用一片无主的土地，用建造空中楼阁的传统材料来建造这座老宅，作者相信，不至于会